

全球通史

城市的历程

HISTORY OF THE WORLD

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原著

王媛 祖春明 编译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青少年彩图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的历程/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著；王媛，祖春明编译。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7(全球通史：青少年彩图版)
ISBN 978-7-5472-0271-5

I . ①城 ··· II . ①美 ··· ②王 ··· ③祖 ··· III . ①城市史—世界
IV . ①K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6986号

Authorize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Published by: Jil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Limited.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 Time Life Books, B.V.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f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7—2009—2194 07—2009—2195

全球通史 城市的历程

QUANQIU TONGSHI CHENGSHI DE LICHENG

/出版人/ 徐 潜

/版 权/ 教育科研有限公司

/原 著/ 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编 译/ 王 媛 祖春明

/出版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www.jlws.com.cn

/责任编辑/ 袁一鸣

/责任校对/ 杨宏志

/版式设计/ 王 莹 徐 娇 马 佳 姚晓明

/印 刷/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170千字

/印 张/ 15

/书 号/ ISBN 978-7-5472-0271-5

/定 价/ 29.80元

全球通史

城市的历程

HISTORY OF THE WORLD

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原著
王 媛 祖春明 编译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目录

1

城市开拓者

7

2

古典城市的辉煌

27

3

繁华的东方之都

53

4

西方城市的复兴

67

5

气象万千的设计

87

- 
- 6 大都会时代 103
- 7 家庭生活的出现 125
- 8 中古家庭 153
- 9 家庭的领地 175
- 10 避难的城堡 209

大都会时代

家庭生活的出现

中古家庭

家庭的领地

避难的城堡



全球通史





1. 城市开拓者

泥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冲积平原上无处不有的泥浆，正是世界最早文明建于其上的物质材料。泥浆，制成统一规格的长方形泥块后，可以用来建筑房屋、庙宇和城墙；压成平板之时，人们在上面记录商务活动、法律条文和宗教仪式；定型煅烧之后，成了烹调和储存工具；它塑造的人物及动物像，代表了早期雕塑家对人类及动物世界的认识。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泥浆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层，它滋养了农作物，农作物滋养了城市。

大约公元前 3500 年，在生命之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畔，中东苏美尔文明就先发育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浆之中。苏美尔人的城市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早至公元前 8000 年，就有大约 3000 人生活在杰里科城的围墙之内，杰里科是一座位于约旦河谷低段一汪清泉之侧的城市。但苏美尔人的成就是把许多这样孤立的定居地聚拢为一体，受同一统治者、法律、神灵和文化的约束。作为文明的先驱，苏美尔人在一段时期内独步天下，但其他文明很快赶了上来。埃及的泥浆、中国的及印度的泥浆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浆一样富饶多产。沿着世界上最壮观的一些河流——尼罗河、黄河、印度河——小小的河边定居地独立地成长为羽翼丰满的文明之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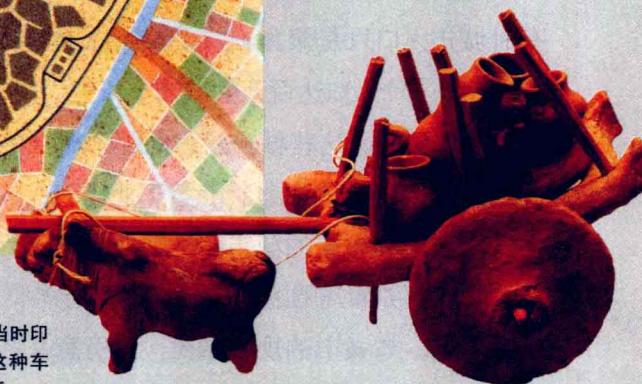
导火索一旦点燃，就不可能熄灭。在全球人口中，城市人口比例稳步增长。有时城市人口只是聚集在文明成就最辉煌的地方：罗马，在公元前 1 世纪，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达百万的城市；长安，中华帝国之都，仅在几百年后人口也达到了这个数字。这些城市是它们那个时代的奇迹，但它们及类似它们的城市只不过是更大奇迹的先兆。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人们走向城市的断断续续的步伐变成了爆炸式的城市化进程。铺下沥青，拆掉围墙，城市不断以砖、机动车和水泥吞并着周围的村庄。人们不再需要去找城市，城市来到人们身边。

但是，与城市的规模相比，更有意义的是城市给它的居民的生活所带来的变化。举例来说，正是法律观念把早期城市居民与他们的农村亲友区别开来：

乌尔城市布局图



右图为赤陶牛车模型。在当时印度的中心城市摩亨佐·达罗，这种车运来粮食，维持早期城市的生活。



乌尔是美索不达米亚最富庶的贸易中心之一。在约公元前2000年，它是兴旺的苏美尔文明的中心。它为早期城市生活树立了一个模式。在城里，拥挤的房屋和奇特整洁的街道都围绕着庞大的神庙建筑复合体，其中有拾级而上的庙塔，是献给月亮神南娜的。因为城市建筑不断地以倒塌的泥、砖建筑物的废址为地基，因此整个城市高于周围洪泛区平原。城市由长达2公里的城墙围护。两条运河把乌尔与附近的幼发拉底河连接起来。运河不仅给城市的两个港口带来了海上贸易，而且为周围平原上纵横交错的灌溉系统提供了水源。



古代雅典人的抗议者即普通民众的要求产生了民主；19世纪工业城市的经验促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下了《共产党宣言》。变化不仅限于政治。在艺术和建筑领域，在教育和娱乐领域，在犯罪和商业领域，事实上几乎在一切领域，在人类的摩擦碰撞中闪烁着创新的火花。

从泥浆到大都市，城市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也是我们这个星球历史上——最壮观的景象之一。大约45亿年以来，地球上的生命按照自然选择的法则进化着。每种植物和动物都在自己的生态小环境里生存，在相互依赖的生存链条上，按照固有的传统完成其天赋的使命。人类同其他生命形式一样，受困于这种模式，他们也许比其他生物更有智慧，但他们的角色也曾仅限于为寻找食物而在大陆的可居之地漫游，从事狩猎和采集。

随着城市的来临，这种模式被永远改变了。人类改造了自己的定居地，找到了一个新的生存空间——事实上不只是一个，而是多得任你想象。因为城市生活的钥匙就是机会。一旦摆脱了勉强糊口的状况，城里人可以从事各种各样的专门行业——编筐、制陶、纺布、织布、皮革制作、木匠和石匠——市场需要什么就干什么。当市场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样化时，机会也就变得多种多样。这看似简单的变化却影响深远。人们再也不用仅仅作为狩猎者及食物采集者为生存而挣扎。几个世纪的流逝使人们更加适应新的行业，现在向人们开放的行业不可胜数。可以说，人类已超越自然界原有的进化之链环。

在这个富饶的新世界，人类越来越不必要为找寻食物而四处漫游了。在一些地方，就有可能建起全年运转的定居地，它的生活需要可以完全依赖周围的土地来供应。从定居到耕耘土地只是一小步。到公元前7000年，这些早期村民已经掌握了栽培农作物及驯养动物的技术，完成了从定居游牧者向技术熟练的农夫的转变。

来到城市的人，不一定都是定居者，许多来访者是行商身份。农民们一开始储存剩余粮食，就意识到粮食不仅能果腹，还可以用来交换生活必需品，甚至是只有其他地区才有的奢侈品。商人们的足迹渐行渐远，向外地传送了新的技术，如冶铁及玻璃制作技术，带回家的不只是新货物，也有新思想。



商业活动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记录货物的品质及数量的能力。从公元前4000年起，中东的商人就用黏土块印上象征性图案来记录商业往来情况，这些图案是可以望图知义的。例如，水平的月牙形可能代表带犄角的牛。这些象征性图案慢慢发展成了象形文字，不仅可以记录物件，还可以表示动作。例如，表示“吃”的文字就是一个头的形象与一个食物状的图形并列。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苏美尔人引导世界进入了文明时代。

冰川大融化的一个主要受益者就是“新月沃地”，一块绿叶青葱的弧形地域，起于波斯湾，沿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向安纳托利亚山延伸，然后折转靠向地中海的东部海岸线。这里土地肥沃，平原上小麦、大麦一望无际，山丘之上，树木并不很茂密，但野生动物却很多。大自然的恩赐如此慷慨，令这里的狩猎者及食物采集者无法视而不见。他们逐渐放弃了游牧生活，定居下来形成了农业社会。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几百年的冲刷在这里的广袤平原上沉积了肥沃的土壤层，把河水引入灌溉渠并不费事，干旱之地终成良田。似乎有着无限的生产力的土地，因苏美尔人使用的结实的铜口犁和他们发明的轮式农具，而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滋润土地的水提供了方便的贸易通道，多余的粮食可以沿着这条通道运出去，换来本地缺少的商品。

收获季节来了又去，粮食储存增加了，农业人口也增多了，村庄成了城镇，城镇又发展成为城市。公元前3000纪的中期，苏美尔人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分地区确立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霸权。生活在十几个城市里的苏美尔人在改良灌溉、发展贸易、形成法律条文、确立中枢政府方面走在了前列。

按照苏美尔人的神话，是神选择了城市作为他的凡间居所，城市被认为是某一位神及其家人的私有财产。理所当然地，建在平坦泥浆地上的神庙就成了城市生活的中心。一座庙宇倒塌了，一座新的庙宇一定会建在那神圣的遗址之上。渐渐地，后来的神庙建在了越来越高的废墟遗址上。庙宇的建筑风格也呈现阶梯形——即人所周知的庙塔——高耸于周围建筑物之上。

城市之神通过他的人间代表——他被称为恩(en)——与市民取得联系。





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市民会任命一位卢伽尔或国王。有时，卢伽尔与恩合二为一，使国王成为神在人间的代表。随着时间的流逝，卢伽尔的职位成为终身的，最后成为世袭的，这样就出现了王朝。同时，富人大量购置土地，雇无地农民来耕作，这些富人成为贵族阶层的核心。

尽管有很近的文化亲缘关系，苏美尔的城邦国家之间各自为政、极其独立。直到公元前 2334 年，第一批城市出现后的 1000 年，一位叫萨尔贡的国王首先控制了苏美尔，然后控制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他实行了一套中央集权制，在一座城市里发号施令，统治整个国家。

萨尔贡统一大业的继承人是乌尔城的国王们。乌尔城在公元前 2112 年达到了兴盛的顶峰，统治了从安纳托利亚山到波斯湾的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在接下来的 100 年里，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开始了一项生机勃勃的公共建筑工程，由专业建筑师指导。乌尔的庙塔重建成一个比例优美匀称的三层建筑。每层楼台都铺着砖面、饰有扶壁和镶嵌图案，可能还种上了树。塔高 20 米，顶端是献给乌尔之神月亮神南娜的宝座，循阶梯而上就可以到达这个宝座。神庙周围是围墙及

这是公元前 3000 纪来往于美索不达米亚水道上的船只的银质模型，突出表现了船的流畅线条。当时这种船是由成捆的芦苇秸捆扎在一起，外面刷上防水的沥青制成的。这种平底船特别适合于这个地区很浅的湖水与沼泽。在陆地交通线路广泛使用之前，水上交通是古代世界城市贸易中心之间的主要通道。



一些宗教性建筑物如露天礼拜场地和礼拜堂。神庙之外是一座王宫、神庙的仓库及高级神职人员的住宅。这种建筑观念在以后的 1500 年里被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各个城市竞相模仿。

围绕着神庙与王宫的是城市主体——在 60 公顷的区域内，沿着曲折的街巷，是一幢幢两层的土砖房屋。房屋的修建没有什么统一规划，完全由土地所有者自己决定。街道没有铺砌，下大雨时，变得极其泥泞。街道的宽度不足以通车，车子很可能得留在城门外面，城墙里只有行人和牲畜。为防止行人及牲畜被轻易撞伤，房屋的墙角都打磨成圆形，街道上还设置了踏脚台，为骑马者提供了方便。

公众权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一条法律警
告说：“如果一面墙有倒塌的危险，当局已通知了物
主，而物主没有加固这道墙，墙体倒塌并砸死了一
个自由人，物主就犯了死罪。”然而人们对公共卫
生的关注很少。但神庙配置了排水管道——由烧
焙而成的多孔黏土管子深入地下 12 米深处把水排进
陶器碎片围成的渗水坑里。防御问题没有被忽视，
整个城市被一道巨大的斜坡状壁垒保护着，由坚固



古代官员柱像。一位埃及宰相（对页图）
和一位美索不达米亚卢伽尔（左图），即使
是模拟像也保持着他们的权威。在城市的各
级政府部门中，宗教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作为高度组织化的官僚体系中的一位高级官员，
埃及的宰相是由法老任命的，法老自己被认为
是神。同样，卢伽尔被认为是其所在城市的神
的人间代表。但是，虽然理论上他拥有绝对
的权力，但他的权力只有在与神职人员紧密磋
商之后才可以行使。



的砖墙所围绕。在统一带来的短暂和平时期，市民居住在城外约 1.5 公里处的郊区有足够的安全感。再远处，则是得到灌溉的良田，它是乌尔人生活的保障。

在乌尔的 2 万居民中，有教士、神庙职员、书记员、行政官员、学校教师及铆工、木匠等各种手艺人，商人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员。在城内，有两个人工港湾，通过运河与幼发拉底河相连接。从这里，乌尔的商船扬帆驶向波斯湾和乌尔的主要贸易伙伴狄尔蒙岛，即现代的巴林。



商人们从狄尔蒙岛这个繁忙的商品集散地带回奢侈品来满足最高雅的嗜好，例如用最精巧手艺制作的金质或银质的器皿、珠宝、精致的珠状头饰、化妆盒与化妆品。商人们手持有进口货物与出口货物标志的石头印章和写在黏土书板上的货物单。这两样东西详细记载了当时庞大的贸易网，从东部的印度河谷和阿富汗延伸至西部的埃及和黎巴嫩。公元前 2000 年初的一个货签上注明，一只小港的船装载了金子、铜、珍珠、象牙、硬木和贵重的石头。

书记员们以公职人员的办事热情，记录下商业活动和国家管理的几乎一切方面。他们用楔形尖笔写在平平的黏土书板上。古老的象形文字已经发展成了更易书写的线形文字，到公元前 2500 年已可用于口语表达，使书写者可以表达思想而不只是记录商品了。有了这一新的交流工具，书记员们记录下在神庙土地上劳作的劳力人数，砍芦苇秸、给家畜剪毛、织布的劳动量。关于啤酒与食物（即当时的工资支付形式）的分配问题，也被记录在案。

对国王统治下广大地区的管理得到了极大的

社区的 中心

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庙不仅是宗教中心，而且在城市生活中起着核心作用，神庙使用其庞大地产的收入支持社区。他们的粮食及其他储备品使神庙可以在庄稼收成不好时救济人们、替犯人赎身、帮助需要资金的商人筹款，或者帮助农民度过一段窘迫的日子——神庙借出的钱通常不要利息。神庙还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了安身之处，并照管孤儿、私生子和被父母送到庙里的孩子。

图中的神庙就是这样一个广施善行处。这座神庙是献给女神伊施塔-基提图姆的，于公元前2000年建于奈里波图姆城（现今的伊斯亚利）。它有三座独立的神殿，一系列的行政管理建筑围成宽敞的院子。为了与其社区中心的地位相称，神庙建在高出地面3米的牢固的高台之上，高台表面铺砌着烧砖和沥青。主殿的台基更高，它也是神庙财务机构所在地。每个神殿进口两侧都耸立着巨大的雕刻着条形槽沟的塔楼，给这座主宰整个城市及周围乡村的建筑物更增添了威严。



这是在伊施塔-基提图姆神庙的档案中发现的一张石印的图形。一位朝礼者在一位代人祈祷的女神的陪伴下觐见坐在高高宝座上的长须长者——很可能就是这个城市的统治者。



